

在古中都汶上，出去正月，就到了一年一度的赶会季节。

说起这“古会”的来历，谁也道不出它起源于哪朝哪代，但都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，什么“土地庙会”“娘娘庙会”“关帝庙会”等等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人们又在庙会前面加上了地名，继而增添了庙会的区域感。

老人们说，过去的古会，实际上就是“香火会”，人们为了祈求平安、盼望风调雨顺、求娘娘赐子，都要去庙宇烧香祭拜，就是谁家有了病人也要烧香，求神赐药。于是就成就了人们春节后急办的一件大事。

因此，哪家的神仙有“灵气”，哪里的庙会就有名气，气也就越旺，一连几天都是香火不断，经久不衰。后来，由于人们长时间等着上香求神，一些衣食住行的商贩便前来助阵，还有一些耍耍、说唱艺人也来助兴。时间一长，便形成了人员密集、物资流通、艺海纷呈的集散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发生着崭新的变化，人们不再信仰鬼神了，庙会、香火会逐渐被物资交流而代替，但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仍是增无减。

在交通不便的年代，人们不是为了挣钱多少，而是为了物资上的交流。附近市人乃至更远的商家，都在会上搭上大棚，销售各地的土特产品，采购当地稀有农贸物资。庙会上大街小巷摊位林立，吆喝声、叫卖声此起彼伏。闹市的街道上，拥挤的人流水泄不通，街头巷尾的民间艺人，吼着沙哑的喉咙说唱，引得街场的观众阵阵喝彩。

四面八方乡间道路上传，赶会的人川流不息，有骑自行车的，提篮子的，背包袱的，还有用拉地排车拉着老人孩子的，俨然一副壮观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多家剧团的搭台演出，南腔北调的曲种荟萃，是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。过去的乡村戏院简陋而宽敞，舞台和院墙都是用青砖和土坯垒成的，也分为茶座和普通座位两种。

普通座是收集农户的木椽当座位，规则的占据了院子的大部分空间。茶座是在戏院的一侧，苇箔罩顶，十几张八仙桌分两排摆开，每张桌子配三条板凳，按人头收费供应茶水。观众席间不时地有零食小贩穿梭，叫卖着瓜子、面包和麻糖。那时的乡亲们虽然不懂得鼓掌叫好，但听到好的唱腔，也不时窃窃私语地赞叹。

受欢迎的还有琳琅满目的小吃，那顶着油锅馍的酥香煎包，一口咬不透的双面芝麻大馍，酥脆爽口的香油果子，还有那边软心酥的五香大烧饼，真让人垂涎欲滴。

当地的一种汤名叫酸辣汤，是用小麦面和成糊面糊，经过醒发后，使面筋、粉浆分离，然后粉浆作糊，面筋作料，熬成粥状，加上海带、粉条、鸡丝和胡椒粉，装碗时再加香菜和香醋，一碗飘着洁白面粉的酸辣汤端到顾客面前，搅溜吸溜喝着，再配上煎包或烧饼，美味极了。

汶上的庙会不仅是热闹，而且还是接连不断，有时这个会刚赶完那个会又接上了。如果把汶上的会赶完，也就到了麦子收割的时候了。难怪一些商家每年不赶会赶完，不赚个盆满钵满是不会甘心的，如此的“赶会”，倒不如说“撵会”更恰当。

在童年时的记忆中，除了过年，最热闹的事儿莫过于赶会了。那时的人穷，吃不起会上卖的包子，只能怀揣两个煎饼，在乡亲们“走咬看吃包子的去了”的吆喝声中，随着大人们融入赶会的人流中。

在众多人的心目中，不买不卖，就图个娱乐。那时，能花五分钱买个戏票听场戏，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孩童们听不懂戏，只能看耍猴的、套圈的、玩杂耍的，实实在在的高兴一阵子。

有一次跟奶奶赶会，以为这次准能奢侈一番了。看见会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、琳琅满目，锄头、镰刀、扫把、炊具样样齐全，这些都引来了我的兴趣。但不远处煎包、馍、烧饼的香味一阵阵袭来，阵阵吆喝声不绝于耳。

“刚出锅的热包子，两毛五一盘！”我不得向前走去，那包子馅包上满满的肉丁，让我禁不住吞了几口水。奶奶看出了我的心事，拉起我的胳膊对我说：“走，奶奶给你买更好吃的去。”

在一个小摊前，奶奶从衣兜里掏出五分钱，买了五个大大的糯米球，总算跟奶奶享了一次赶会的口福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十里八村的赶会人一般不在会上吃饭，只有当地有钱人和外地商贩们，才能享受到“套餐”的福利。要是现在的生活，再多的肉包子，也勾引不出我的馋虫来了。

庙会不仅是人们物资交流的集散地，还是人们社会交际的场所。每到庙会到来之前，距会较近的村庄，便会请亲邻友汇聚一堂，共享“赶会”带来的快乐。

一些春节期间刚结识的男女佳偶，也会趁赶会之际加深了解，收获了爱情。庙会给人们带来了不可替代的物资和精神交流机遇，使之成为千百年来生活中的重要事项，生生不息地沿袭下来，逐步成为浓郁的乡村文化载体。

时代进步了，商品的流通有了更便捷的方式。可谓手机一点，指点江山；超市一溜，样样凑够。过去的赶集赶会方式，逐渐被新时代、新节奏所取代。

庙会变小了，人员变少了，而庙会这一带着历史印痕的乡村记忆，留给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的那份热闹，还有那割不断的绵绵乡愁情结，在我脑海里不时地闪现。

■ 李建新 摄影

# 三百年前王尔鉴是怎样惠政峰山的

邓庆猛



的人文景观为峰山增添了灵气。峰山之胜状，在王尔鉴看来，只有四个字——邹鲁秀灵。这是他对峰山自然与人文特色认知的高度概括。峰山之美，四字足矣。

## 补桐种桃

古人描绘峰山，有“梧桐畅茂影重重”“路人绎源花满川”之语，更有“红落桃花雨，青垂杨柳烟”“桃花千万树，涧水流深碧”的诗句，可见其植被茂盛、桃花满山的盛况。但到了清初“牧竖采樵，牛羊践踏。孤桐老后，徒留濯濯空山矣”。王尔鉴出資，仿效古人，“环山上下种桃杏数万株，给近山贫儿培植，禁约樵牧”“更疏补以松柏，再植青桐，使葱蔚与桃李相同”。通过补种林木，改善了峰山的环境，吸引了更多的游览者。

在所植松柏、桐树等林木中，王尔鉴很是钟爱桃树，想必与峰山旧景有关。此外，桃与桃花还具有安静闲适的世外桃源的象征意义。他的《峰山种桃》诗，对植桃后的峰山作了丰富的想象和描绘：“天平峰簇锦霞，孤桐老后补桃花；沃根不用人间水，红雨春风到万家”。

与其说描绘，不如说是展望：艳丽的桃花将会满山遍野，在怪石、孤桐等名世特产之外，峰山将再现“红雨满山”的盛况。游览其间，甚或归隐此山，真乃一大乐事。

## 撷选美景

峰山胜景众多，其中名号不一。为此，从名字较为优雅的景点之中，王尔鉴选取了24

■ 邓庆猛 摄影

戴笠子肩披蓑。醉眠芳草松风下，饮犊归来月在野……“借问世上悠悠儿，谁似山中牧牛者？”一句话，道出了对峰山悠闲田园生活的向往。

## 观赏题字

峰山之美，令无数名士骚客神往并题记。但王尔鉴的题字，仅流传卧虎石上“邹鲁秀灵”一处，为雍正乙卯孟春题刻，长5米，高1.2米，简洁大方，光彩夺目，形象地概括了峰山的历史、自然与人文特色。

峰山，与邹鲁之地的历史紧密相连。《尚书·禹贡》有“峰阳孤桐”的记载，《诗经·鲁颂》有“保有凫绎”的诗句，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尔雅》称“邹峰”，《邹山记》曰“邹山”。从刘昭注释的《元和郡国志》等典籍，才开始分为“邹”与“峰”两种称谓。峰山的历史，见证着邹鲁之地的历史沿革。

“邹鲁”自古被尊崇，峰山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古已有之。峰山之阳的邾国故城遗址，展现了邾娄文明的辉煌；峰山西侧新石器时代的野店遗址，以其数量众多的文物珍品，展现了六七千年野店文明的灿烂。

先秦时期的孔子、孟子都诞生于邹鲁之地，发端了儒学思想。到两汉魏晋，许多著名人物如匡衡、王贤、韦玄成、王祭等，都生活于峰山附近的邹地，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很大影响。

峰山可谓邹鲁文明的渊源地之一，更是邹鲁风景名胜的代表之一。峰山约形成于25亿年前，以其特有的“石蛋地貌”享誉全国，被世人誉为“岱南奇观”之地。文人墨客屡屡驻足，留有题记、书院遗迹乃至故事、传说，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。

历史上道教的随山派、清静派、龙门派，以及佛教僧徒，都曾在峰山清心修炼。道家称其为“妙光洞天”，僧佛名其为“峰诗之庵”，丰富



■ 李德昱 摄影

## 吟咏诗文

公事之余，这位知县常流连于峰山。“十天案子三天断，余下七天上峰山”，至今传为佳话。在王尔鉴的眼中，峰山“为邹鲁名山，怪石堆叠，孔窍玲珑，泉涌云间，峰插天表”，游历其间“如游武夷九曲，步步引人入胜”。

峰山之美，入眼处皆是景，身至处尽有情，目及处即是诗。其《峰山》诗云：“峰山之峰郁葱葱，峰山之阳产孤桐。……坠地鳞甲积片玉，插花耸翠削芙蓉。怪石蹒跚难置步，鸟飞虎怒瞋青瞳……”登临峰山，饱览胜景，的确让人流连忘返。

远眺山外美景，亦是另一番情致。其《登峰山四望作歌》云：“偷闲而戾止兮，寻旷明之仙踪。踏青云而纵跳兮，聊舒啸乎芙蓉。仰宇宙而驰情兮，披四极于穹窿……”在对美景的描述与体验中，流露着对峰山由衷的赞美之情。

置身峰山，倍感幽净而空灵，着实让人有筑庐归隐之感。其《观峰山牧牛歌》云：“牧儿驱牛晓满峰，群牛乱石横山脊……忽然扣角一长歌，南山白石纷披陀。腰间插斧口吹笛，头



■ 李德昱 摄影

## 周末济宁故事

# 临清至济宁：趟过这条河，我要去对岸

张继华

我的家乡是临清七元，一个偏远的农村，很多朋友因我而认识了“七”字。

离七元有三公里的侯岗村，有座二十多米高的土家，那是方圆百里的至高点。每逢佳节，乡亲们都去那登高望远，据说天气好时，可以望到百里外的泰山。

老家旁有一洼池塘，冬日玩冰，夏日戏水。大雨磅礴时，水会顺着旁边的小沟一直流到村后的大河里。那儿装满了我的童年，摸鱼、放羊、掏鸟、戏水、烤地瓜、摆擂台……上学后听老师说，那条大河叫十三支渠，它连着京杭大运河。从那时起，就盼着自己快点长大，去大运河看看。

## 明澈与憧憬

命运之神终于在初三时降临，我班被一分为三，我大部分同学分到了三班。班主任是吴老师，我生命中第一位恩师，他发现了我在美术方面有些天赋，鼓励我学习美术，还将我推荐给贾老师。

贾老师早年毕业于山东艺专，有幸成为他的学生，人生有了奔头。那是我学习最刻苦的一段时间，常秉烛至深夜。真正沉下心来，也才发现数学并不难，学习也同样会带来快乐，成绩好才会有尊严。经过一年，我进了临清第一中学，来到了京杭大运河畔。

临清是运河边的一座小城，会通河与通惠河交汇于此，因运河而兴，明清时期有“富庶甲齐郡，商贸亚两京”之誉，能就读于临清第一中学，实乃大幸。

教我们的是刘西林、李绪海老师。刘老师的公子涵宇，和我一起学画，画得亲如兄弟，我也常食宿在刘老师家。

李老师刚从曲阜师范大学毕业，我有幸成为他的开门弟子，因身材外貌相近，李老师外出又常带着我，常被人误为亲兄弟。

每逢周末，我常拿着画作去贾老师家求教。贾老师出身书香世家，博览群书，给我讲画时很少就画论画，而是旁征博引，讲文学与生活，让我明白绘画的整体、主次、铺垫、渲染、境界等内在道理。

那时还未曾读过三国、西游和红楼，但有贾老师评画时的引证，名著已了然于心。贾老师让我学会以比较的方法把握整体，以已知规律解决未知。

学习之余，我常去清真寺、鳌头矶、钞关、舍利塔、龙山贡砖遗址，依稀感受到京杭大运河曾经的繁华。第一次见到梦寐中的京杭大运河，河底几近干涸，一群闲散的人在河道两边，以为在挖河藕，后来知道，那是两河交汇处，事故多发，过往船只容易相撞。大冬天的，

他们趁着水浅在挖古董。这让我很意外，更憧憬还在通航的京杭大运河，想去那看看。

## 儒雅与闲适

1995年，我顺理成章的考上曲阜师范大学，来到了孔子故里。苍柏、古建、金瓦、灰砖伴着孔府家酒的浓香，弥漫着这个小城。

曲阜师范大学坐落西郊，周围都是田野。入学伊始，我们住在校外北公寓。走进校园，古木参天，高楼林立，跨出校园就走进了庄稼地。让我兴奋的是，从宿舍里便可望见九仙山和石门山。这对原来只去过侯岗家的我来说何等兴奋，果然“高度决定视野”。

课余时间走遍了三孔等名胜和胡同，对环了解会增加安全感，尤其是走在十二府窄窄的巷子里，两边青瓦高墙，沉沉的像压在冬天的被子里，很惬意。

美术系坐落在学校的东南角，一座半拉小楼，毛岱宗、顾黎明、姚永、杨象宪、陈我鸿、陈玉圃等一大批名家曾在此任教。高考前我曾受毛老师和顾老师蒙教，大学选了国画专业，跟杨象宪、茅林等老师学习。

杨老是潘天寿、陆亦非、诸乐三等先生高足，性格耿直，脾气倔强，教学认真，对学生乃至青年教师都要求严格。同学迟到或早退，他都会大发雷霆。但如看到我们认真学习，便喜笑颜开像个老顽童。



杨老师书画皆精，书法崇尚金石，所以石鼓文、散氏盘、好大王、石门颂等，都是我们案桌上的必备法宝。有时，杨老还带我们去孔庙赏析乙瑛碑、礼器碑、史晨碑等原碑，只可惜那时不懂，看着黑乎乎的石碑，多走马观花了。

曲阜作为孔孟之乡的高校，非常重视礼节和亲情，学生根据老师的年龄或辈分，称杨老师、陈老师、高老师、马公、徐公等。逢年过节，学生会去老师家问候，聚餐时座次尤为讲究，主宾、副宾、主陪、副陪更是秩序分明，对待师长除了亲近还有敬重。

高洪奎老师就是既亲近又敬重的一位先生。高老是中文系古汉语文学的教授，精研唐诗宋词，喜好书法。我们是同乡，从乡邻论，应尊称高爷爷，我也成了高老家的常客，无论学业还是生活，遇到困难都去求教。

高老广博、豁达、稳重、理智，曲师求学期间是我的精神依靠，毕业后留在了济宁，时常会曲师看望他。十多年前，高老不幸突发疾病过世，从此曲师少了家的感觉。

来济宁工作也有一些机缘巧合，读大三时，五一长假返校，因意外事故，绕道济宁。大巴穿行在法桐间，雨后阳光穿过嫩绿的树梢，洒在行人的脸上。路上片片的积水，映着树梢，伴着白云和蓝天，恍惚人游离在湖光山色之间。

洁净的环境，悠然的行人，加上雨后的芬芳，这是我第一次意外来到济宁，也意外喜欢上了这座城市。毕业后，我竟阴差阳错来到了济宁。虽然曲阜与济宁相隔咫尺，感受却大不相同。如果说曲阜像高耸的城墙，济宁更像潺潺的溪水。

到济宁后，我先看见了京杭大运河。宽广的水面，穿梭的货船，停泊的渔舟，船上的鱼鹰……这才是我心中的京杭大运河呀。生活几年后，真切感受到济宁真是因水而生的城市，因济水而生济宁，因运河而盛济宁，因四湖而活济宁。

水是济宁的灵魂，闲适是济宁的性格。纵横的河流，交织成这个城市的脉络，河水闲适的流淌着。“七分朝天子，三分下江南”，我也想顺着运河去南方看看。

又有澄怀与淡泊的南京，六朝古都，十朝都会，山川灵秀，文学昌盛，经千年岁月洗礼而成融儒之文雅、道之豁达、释之融通的文化气质。

2005年金秋，我跨进梦寐以求的南京艺术学院，成为方骏先生的学生。在南京最难忘的日子还是和荣强、可燕、杨亮等一帮哥们，客居江洲的那段时光。

江洲是长江上的一个小岛，虽与南艺近在咫尺，却如隔世。傍晚或与杨亮漫步在田间，他谈着项子经，我聊着康定斯基，或与荣强坐在江边，吹着江风，喝着扎啤，看着隔岸的金陵，谈论对岸的美女。元堂、老温、钝夫等好友，也常造访寒舍，在家从不下厨的我，竟让这些哥们培养成了厨子。那段时间，真有奔着艺术家去的那股劲，画画、吹牛、谈古论今。

对南艺和南京，总有雾里看花的感受，从来没有真切的端详过她，只是沉静在她那优雅迷人的气息里。

每逢周一，是与方先生的见面时间，通常坐早7:00的船出岛。方骏老师，典型的江南文士，崇尚宋元高华、明清秀灵，取钱选之净丽、董玄宰之淡远、老莲之清古、浙江之冷峻。

方先生尤好宋词集句，宋词中那明山净水的佳句与图画珠联璧合，纯然是景语与情语的辉映，散发着名士风流的儒雅。跟先生学习之

■ 刘建新 摄影